



永不褪色的 绿军装

张仁双

一身绿色的军衣，是我小时候最神圣的向往。军人这个职业，承载着我太多的梦想。

我的叔父是南下干部，曾经转战千里，到达八闽之地福建工作。我少时，记得他回过一次故乡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个头高大的叔父，穿一件绿色军大衣，戴着火车头军帽。短短数天相处，他举手投足间的飒爽威严，令我仰慕，他的绿大衣也成了我心心念念的向往。

小时候，村里常会放映战争影片，有《钢铁战士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，我场场不落，看了多遍，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，还是乐此不疲，兴致盎然。

10岁那年，大哥参军到了部队，穿着绿军装的照片寄回家里，挂墙上，那是一份荣耀。

我多想穿上绿军装啊。长大后，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，过了体检、政审两关，终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，全家都为我高兴。报到后，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，公社召开了欢送新兵座谈会，一夜难眠，次日我胸佩红花，乘着解放牌汽车到了县城，武装部的郭部长带我们到照相馆留影，下午，安排我们新兵去看电影《南征北战》，影院里清一色的绿军装，真是威武。看完电影启程，从影院到火车站有几公里的路程，街道两边人潮涌动，欢送声不绝于耳，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身为一名军人的光荣。

停在南同蒲线灵石站的闷罐车，载着我和战友们，经七天七夜跋涉，到达了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站。走出车站时，漫天的鹅毛大雪，连队给每个人发放了绿色大衣，我们乘军车驶向了神往的军营。

零下20多摄氏度，我们仍在训练，站军姿，一站就是一小时。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，告别了新兵排，正式开始军旅生涯。

记得连队为我们配发领章、帽徽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，别提多开心了。战友们和我一样，从小就向往绿色，对军人的特殊标识感到分外亲切和迷恋，那天，太热闹了，军营里流淌着喜悦的气息。每个人渴望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佩戴领章和帽徽去照相，赶紧寄回家里一份，让家里人也分享我们的自豪。

下连队后，我被选送到团教导队学汽车驾驶技术。七个月的学习时间，我服从命令、遵守纪律、刻苦训练，完成了各项考核，圆满结业。

一顶军帽，顶的是责任，一身戎装，穿的是庄严，一双军鞋，走的是神圣。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，为加强国防建设，战友们24小时轮流打坑道，采用钻孔爆破排渣方法施工，风钻机打眼并放炮，打一个炮孔需20多分钟，坑道打通后，进行钢筋混凝土被复。施工期间，战友们的军衣常被钢筋、钉子、铁丝等挂破，还发生过被砸伤险情，腿上、胳膊上、身上都有伤。老乡战友回忆说，参军两年就干了八个月打坑道工作，虽然又苦又累，但学到了国防施工建设的技术。

常言道，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。战友们将要脱下军装，离开部队，心情特别难受，但还是那样深深地爱着你——绿色的军衣。

如今，我已经退役多年，可当兵的岁月终生难忘，在我心中，绿色的军衣永不褪色。每每想到在边疆战斗的岁月，心中就充满力量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父亲部队复员，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黑色的漆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犹记得自行车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份惊喜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，父亲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回来，车座后五花大绑着一个神秘的箱子。箱子被抬到屋里，打开居然是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。父亲把铁管固定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作天线，就此打通了我们通往外面的世界。

每年农历六月六，自行车的功能会被发挥到极致。县城里赶庙会，自行车成了我们全家的交通工具。我和弟弟坐在车前的横梁上，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后座。五里路，自行车要下坡、过河、上坡，若是雨后，道路愈发泥泞。大人两脚泥、满头汗，不谙世事的我们却坐在自行车上说说笑笑。返回时，自行车上挂满了采购的物品，除了日常必需品之外，父母还会给我们买一些爱吃的零食。负重前行的自行车，齿轮紧紧咬着链条，随着父亲哼哧的喘气声，吃力地向前爬。父亲高高地坐在我和弟弟、母亲和妹妹的中间，像一座山。

“丁零零、丁零零”，弟弟把玩着车铃铛，我则暗自思量：什么时候，才可以骑上父亲的自行车？

小学毕业，父亲终于答应教我骑车。空旷的打谷场上，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车把，使劲推着这个庞然大物。车轮开始缓慢转动，车把灵活得像一条蛇，推着它，我甚至无法走出一条像样的直线。父亲见状，上前握住我的手，车子瞬间就听话了。父亲把我扶上自行车，两只手像钳子一样保持着车子的稳定，看我骑得熟练了些，就偷偷放手，然后在我即将摔倒的时候，一个箭步冲上来接住我。我的胆子一点点变大，因为知道身后有一双有力的手在保护着我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我练习骑行时，父亲突然伸开双臂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才惊喜地发现，我已经学会了。在那个散发着稻草香味的夏天，我像一只被放飞的小鹰，快乐翱翔。在风中，我听到身后的父亲说：“这辆车，以后归你了。”

初中三年，我骑着父亲的自行车，在家和学校间奔走。最惬意的是晚自习后，骑行回

父亲那辆自行车

王志鹏



家的三公里路程。公园一角的茉莉花开得正旺，空气里香气扑鼻，寂静的夜，蛐蛐的鸣唱声愈发嘹亮。遇到大上坡，便下车缓几步，抬头看天，银河迢迢，星海璀璨，苍穹浩瀚。偶尔，也会有风霜雨雪，但是每当推开虚掩的院门，看到暖黄的灯光，知道那些光亮背后是父母的等待，内心便多了份从容和坚定。

仿佛只是一夜之间，父亲的自行车就老了。从外地求学回来，发现自行车慵懒地倚在墙角，午后的阳光，轻抚着它喑哑的车铃、斑驳的车漆和松弛的链条。搬家时，父亲不忍心把自行车卖掉，就送给了邻居，他知道邻居细心，送给他心里踏实。

今年孩子上初中了，年过七旬的父亲执意要送孩子一辆自行车。这让我想起了自行车上流转的时光。那段温情、美好的时光，既是岁月的恩赐，亦是前行的动力。

时光里的姥姥

郭飞凤

姥姥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，对身边我说：“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也过得特别快，转眼七十多岁，黄土埋到脖子了。”这是多年前的场景。姥姥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3年了。

好日子开始了，姥姥却走了。

白岩松说：“有学历的人，不一定有文化，没学历的人，不一定没文化。”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学历却有文化的人，她读过一年书，也认不得多少字，可人生和岁月锻造了她的智慧。

姥姥爱学习，记忆力特别好。看见孩子们写作业，她就凑上前去看，小学课本也看得津津有味，不认识的字还要查《新华字典》。以至于后来，姥姥能独立看书看报，能认识很多字，只是不太会写字，账本上的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。

姥姥嗓子好，而且听一遍戏就能学着唱。她会唱《骂殿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花木兰》《放粮》等戏曲，经常是一边纳着千层底，一边唱戏。姥姥还知道很多谜语，张口就来。例如：通上不通下，通下不通上，上下都通，上下不通（打四个字）；弟兄二人一般高，一日三餐不长膘（打一生活用品）。

她曾跟我住过一年，那时候，经常有邻居和小孩子围着她猜谜语，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姥姥就是这样，一边快乐着自己，一边快乐着别人。

姥姥长着一双巧手，周围的邻居们都爱去姥姥家串门，学着做活儿。姥姥会裁衣服、会做鞋样、会剪窗花、会针灸，还会做人生终点站所需的衣服和各种用品，经常被村里人恭恭敬敬地请去帮忙。姥姥常说：“巧人是拙人的奴才。”

姥姥为他人服务了一辈子。时至今日，我常常在想，我在姥姥身边待了那么久，也没学会做什么活儿。姥姥说，不学不学吧，学会了累人。

姥姥和外公养育了5个孩子，他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姥姥有段时间当村干部，还在家养鸡、养蚕、养蚯蚓，是养殖专业户，经常去县城传授养殖的专业知识。

怀念一个人，就是怀念一段往事。因为有些人已经把根深深扎在你心里了，风起飘雨雪的日子，总有一种浓浓的东西袭击心头，总站在你记忆的路口。

光阴岁月像一阵呼啦啦的风，能刮走很多东西，唯有记忆里的人刮不走，正如姥姥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